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百七十四卷目錄

政事部名臣列傳四

周四

魏舒

真宜如是則神德之介福降之立之亦可乎庚戌  
使宣子朝廷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他掌公族大夫  
九年夏韓起少於靈子而驕靈子勤上之使佐上軍  
解以趙武又使靈解曰臣不如無起韓起廢上趙  
武君其聽之使趙將上軍韓起佐之二十六年  
冬晉韓子湧于荀王使荀子對曰晉子起猶歸時  
事於荀無後事矣王聞之曰微庄其昌見於荀子  
辭不失舊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善於越文字又善  
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越孟昭  
孟莊於蒲大夫韓子曰白民之可疑也財用之量小  
國之大苗也將或弭之猶曰子不可將許之弗計是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晉人許之昭  
公二年晉督侯使繢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界見義  
也觀於是大史史見易爭其咎曰周禮盡在吾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  
武子賦祿之卒掌祿賦禹季武子拜曰敢以子  
之羞辭祿焉有是乎武子貢祿之卒竟取某  
于季氏有憲樹焉子榮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  
樹也若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養耕於衛圃  
召公宣子遂如齊相見子稚豫子召公子旅使見宣  
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宣  
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天之難娶子信之曰夫子君  
子也若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養耕於衛圃  
北宮文子賦淇濱子賦木瓜七年秋八月季  
東田林游而曰好仁詩曰君子有造其可乎予謂之  
聽之介爾景歸惟兵爲德正直爲直義和  
聽之介爾景歸惟兵爲德正直爲直義和

弟憲難又曰死裏之戚兄弟九懷兄弟之不應於是  
乎不申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  
叛我是絕諸侯也數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執子  
如衛帝反滅田十六年三月晉獻起葬於鄆鄆  
伯享之宣子有壇在在陳廟宣子葬衛鄆伯子產  
弟與曰非官府之守墓也暮君不知大叔子羽謂  
子產曰君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  
不可偷也若屢有漢人交關其間鬼滅而助之以興

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壤其以取憎於大  
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儉苟亦有心終終  
事是以周與忠信故也傷聞君子非無期而墮立  
而無令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  
體以允其位之患夫小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  
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甚大國之求無禮  
以斥之何娶之有否且爲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  
命以使而求玉爲食浮甚矣獨非棄乎出一玉以起  
二罪吾又失禮子成食將焉用之吾以玉賣罪  
不亦銳乎韓子質賈人旣成食矣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諱子請諸商曰日出請大夫執政弗義鄭敢  
復也今吾諸商人曰必以開致以爲請子產對  
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廉次比類以交  
此地斬之毫無素面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  
也曰爾無我飯我無望賣毋或亏委商有利市賣賄  
我勿與知待此質晉能相保以至於今吾子以  
好來居而酒飲已強奢商人皆敬服之皆無也母  
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吾  
而其無善節鄙也亦弗爲也猶若歎玉不知所取

漢  
鄧都  
任安  
杜延年  
尹賞  
蕭何  
胡建  
杜穎  
蕭何  
董由  
何武

魏舒  
蓋掩  
沈諸梁  
公孫鞅  
申不害  
漢  
鄧都  
任安  
杜延年  
尹賞  
蕭何  
胡建  
杜穎  
蕭何  
董由  
何武

官常典第七百七十四卷

政事部名臣列傳四

周四

魏舒

真宜如是則神德之介福降之立之亦可乎庚戌

弗躬弟庶民弗信無忌仁他掌公族穆子  
與田林游而曰好仁詩曰君子有造其可乎予謂之  
聽之介爾景歸惟兵爲德正直爲直義和  
聽之介爾景歸惟兵爲德正直爲直義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百七十四卷目錄

政事部名臣列傳四

周四

韓起

屈建

伍舉

魏舒  
蓋掩  
沈諸梁

申不害  
公孫鞅

漢

鄒魯

任安

杜延年

尹賞

胡建  
杜穉  
蕭何

董仲舒

官常典第七百七十四卷

政事部名臣列傳四

周四

韓起

按左傳襄公七年冬十月晉靈公害老公族穆子有瘳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若不夜夜闌行多忘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恩不愛讓其可乎諭立起也

與田叔游而曰好仁詩曰善共篤位好是正直神之介爾景龍惟兵爲德正直爲直義和

忠誠和

真仁如是則神德之介福降之立之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廷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他掌公族大夫九年夏韓起少於靈子而驕靈子勤上之使佐上車辭以趙武又使靈辟辭曰臣不如無起韓起廢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車韓起佐之二十六年冬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諸事對曰晉子起為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問之曰微庄其昌見於晉乎辭不失舊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善於越文字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長以爲名曰晉告地孟趙孟謀於諸大夫謂孟子曰吾民之疑也財用之量小國之大苗也將或弭之猶曰豈無所許乎微計楚將許之以召諸侯曰夫失爲庶主晉人許之昭公二年晉督侯使繢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界見義也觀者於大史氏見易爭其當春秋曰周禮盡在吾矣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祿之卒掌祿賦食肉于季武子拜曰敢承于之猶有余也其有是矣武子實辭之卒竟既寢于季氏有憲樹焉有吳子榮之武子實辭不封殖此樹也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周禮不封殖此名公宣子遂如齊聘見子產子產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天之難娶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者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周禮不封殖此北宮文子賦淇濱子賦木瓜七年秋八月季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載子曰衛事皆爲賤宣不禮焉庇其惑人而取其憾故諸侯悉詩曰愚鴻在原兄聽之介爾景龍惟兵爲德正直爲直義和

弟憲難又曰死裏之戚兄弟九懷兄弟之不應於是乎不申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數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數子如衛帝反滅田十六年三月晉陳起奔於鄭鄭伯享之宣子有環耳一在陳前宣子屬鄭伯子產弟與曰非官府之守墓也暮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君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屢有漢人交關其間鬼滅而助之以興其凶怒博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儉豈亦有二心焉終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也聞君子非無期而確立而無令之患愚陋爲固非不能事大學小之難無體以令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若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甚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娶之有否且周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爲食浮甚矣獨非棄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禮子成食將焉用之吾以玉賣罪不亦銳乎韓子質諸賈人旣欲與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諱子請諸商子產曰夫諱不封殖此復也今全諸侯商人曰必以開致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廉次比類以父殺此斬之羞無棄業前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望賣母或以奢富有利市賣賄我勿與知得此貨皆孰能相保以至於今吾子以好來而贈無能以強奢商人皆出自周廉次比類以父不孝子以貳母失禮者庶莫不爲也若大國母而其無善節節也亦弗爲也若然者獻玉不知所取

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一罪敢  
辭之夏四月鄭六卿宣子於郊宣子曰三君子  
諸侯武起亦以知鄭志子善謀非有毫草宣子曰孺  
子善哉吾有望矣子走賦窮之羔裘言子曰起不堪  
也子大叔賦蠶家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  
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他能  
終乎子游賦弘南子旗賦有女同車子廟賦捐今宜  
子喜曰鄭其庶子二三君子以君命起賦不出鄭  
志皆昵好也三君子數之主也可以無憚矣  
宣子皆嚴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  
子靖亂敢不拜傳宣子私觀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  
命起舍夫王是賜我玉而免吾君也敢不藉手以拜  
二十八年秋晉荀宣子卒

魏舒

按左襄公二十三年四月樂欽帥曲沃之甲由魏  
獻子以晉人歸初樂益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  
故因之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討伐晉侯殺之  
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晉侯於太原崇辛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以什共車必克由  
諸侯又克諸侯自始我始以爲行五車以相乘焉  
伍荀果之娶人不許自取以得無以爲兩  
於荀侯於後居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角以招之  
舉人笑之未深而薄之大敵之二十八年秋荀獻  
子卒葬獻子于政分鄭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  
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羊爲鄼大夫賈辛爲鄼大  
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戌爲櫟陽大夫知徐吾  
大夫司馬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五大夫樊樂爲  
鹽水大夫樊固爲馬首大夫荀子爲五大夫樊樂爲

銅鞮大夫趙朝爲平房大夫僚安爲楊大夫大謂魏  
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義之謂知徐吾趙朝韓  
固魏及陰子之不失禮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  
群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德吉與皮也  
縣人共以爲黨對曰何也皮之爲人也還不忘  
君近不偏同居利恩義在約恩純有守心而無淫行  
雖遠之無不亦可乎昔晉武王克殷光有天下其兄弟  
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親統夫  
舉無他惟所在親疏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  
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亮克長克君王此大  
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泰廟廟既受帝廟屬子孫  
子心能制義曰庶德正應和曰莫蕩蕩四方曰明勸  
蕪無私曰頤教義不倦曰長實慶刑威曰君慈和編  
服曰順持善而從之曰天子之德曰文九德不倦  
作事無悔放墮天時子孫繼之主之與也近文德矣  
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過其無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  
昔日欲向遺難急欲報復向從之以政察者而往  
立於室下一言而善叔將飲酒聞之曰公明晚也  
欲以飲食之能多饑之乃奉餽以報之謂帝賜  
之曰昔賈大夫慈愛妻美二年不言  
不美御以如早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  
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美言不笑夫今子少  
遂如故知今女有才子王至吾是以舉女行乎故之  
哉母寧乃方仲尼聞孺子之舉也以爲善曰近不失  
親遠不失友可謂善矣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  
曰不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孺子之舉也義其命也

斷以臥上某大宗廟以女襲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閭  
子晝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諱曰唯食忘憂吾  
子晝食之間三數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超二小人酒  
不夕食猶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  
將軍責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爲吾子之心屈厭而已晝子被禮勝之二十  
九年秋盡見於齊鄭魏荀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  
莫知於蟹以其不生得也蟹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  
知非蟹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  
子曰是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  
曰昔有越叔安有荀子曰董父貢好寵能求其耆  
服曰順持善而從之曰天子之德曰文九德不倦  
作事無悔放墮天時子孫繼之主之與也近文德矣  
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過其無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  
昔日欲向遺難急欲報復向從之以政察者而往  
立於室下一言而善叔將飲酒聞之曰公明晚也  
欲以飲食之能多饑之乃奉餽以報之謂帝賜  
之曰昔賈大夫慈愛妻美二年不言  
不美御以如早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  
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美言不笑夫今子少  
遂如故知今女有才子王至吾是以舉女行乎故之  
哉母寧乃方仲尼聞孺子之舉也以爲善曰近不失  
親遠不失友可謂善矣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  
曰不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孺子之舉也義其命也

之在乾之姤曰晉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既无悔其坤曰見豕孚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无晦夕見龍能物之厭子曰壯穆五祀諸氏之五官也數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晉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屬句芒該爲肆牧修及熙爲元莫世不享職送溥窮察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廟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成周廟天子曰天降祚于周我兄弟并有龜策以爲伯父臺我二親弱弱不皇啓惑於今十年勸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因閭焉如農夫之望歲懷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施周室之憂微文武之廟以固盟主尊號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后諸侯發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廟假蠻于成王傳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車駕駕乘輿皆之力也其委伯父使伯伯父重關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又有榮焉先王之范嚴于其成周不不如城之天子實雖有後事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許諸侯昔國無憂是之不善而又罵從事魏毅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告于諸侯遷遠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楚舒侯不信如京師合諸侯曰君子于秋毋聲豎且令城大事非其任也時日敬天之怒不敷嚴恭天之倫不敢驕聽況敢干位以

作大事乎己丑士彌魯魯成周計丈數提高卑度厚薄相湧溫物方土方土讓遠邇量事期計從廟慮材用書備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總簡子謹之以爲命令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趙括齊侯之大夫子秋景新以城成周魏子流放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必有大咎不許諸侯子其不允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荀子及原善通而田于大陸及焉還卒於荀范獻子去其柏椁以未復命而田也

### 屈楚

接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冬楚復使薳子為令尹公子聃為司馬屈建爲莫敖二十三年夏屈建從陳侯陳二十五年秋七月楚子淹于申屈建爲令尹屈蒼為莫敖荀偃爲申尹子淹之及難城人教之子木達以右師先子淹息桓子捷子荀子五師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淹曰吾將墮隘隙乃貧也不如速戰所以私卒誇之簡陳以待我則退則必視之不可以免不然必爲公至子淹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潘爲軍皆是各處其偏伯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潘爲軍皆是各處其偏伯風謂趙孟曰楚氣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遷入於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木使驛馬諸王王曰釋齊秦儀謂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

于荀以齊言處子木至自陳陳孔奂蔡公孫歸子荀以齊言處子木至自陳陳孔奂蔡公孫歸于楚是以服者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謂申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旱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退志而棄志滿平志以發言以出自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三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豈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晉者楚正也若見楚師不撫復逐之傳諸先君簡仲之吳楚大敗遂舉舒侯場潢八月楚滅舒侯十二月楚子以城舒侯質于宋子木辭曰先大夫墓子之功也以與我掩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越父子又善於吳子木欲與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晉告於秦秦亦許之告於宋子木辭於宋五月甲辰晉知武至於宋丙午鄭良嘗食至六月丙午宋人享趙文子戊申叔孫豹封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誦以語王曰商  
不可謂失之伯也。有叔向佐其廟楚無以當之。  
語王曰宜備之伯也有叔向佐其廟楚無以當之。  
不可與爭。二十八年冬十二月楚屈建卒趙文子  
喪之如同盟親也。

## 葬禮

接左僖襄公二十五年楚為後為司馬子木使花賦  
數甲兵卒於掩者士臣及林蕪蕪葬于京陵。癸卯  
率數乘輜輶歸葬于京陵。甲子行沃量入修  
賦賦車馬賦車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禮也。十二月楚子以誠居焉貲子木誦曰先大夫  
君子之功也以與茲掩。三十秋，襄公問數大  
司馬茲掩而取其名。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  
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處之是禱國也。  
且討令尹之偏而王之之義也。無民之主身之  
偏艾之體以禱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伍舉

拔左僖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參參幕大師子朝友  
于其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怒於王子卒王于平  
申分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遠之。」伍舉奔鄖。遂奔  
晉聲子將如晉見之於鄭郊。郤犨相與食。聲子言復故  
聲子曰：「予必復之也。」子與將不告音聲子發命於  
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不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  
晉大夫與楚執賓對曰：「晉無不如楚者。大夫則皆晉  
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在也。雖楚有材晉用之  
子木曰：「夫衛無庶姻乎？若曰雖有而用材質多而  
生齒之善為國者貴不俗而刑不叢賞帶則譽反淫」

人利諂則惟及善人。若不幸而遇惡僧，則無益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害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不亡，邦國  
維寧。」無害者人之謂也。故夏君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無殺者也。」商鞅曰：「殺失者，亦商鞅也。」

下國封建厥福此焉所以後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勤  
於刑，慎於刑，不倦怠以奉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貴  
為之加嚴，則厭之。此以知其勤實也。將刑為之  
不舉不纵，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與夜寐，窮夕  
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  
，無敗無怨。無怨無怨，則無怨矣。子木曰：「告然後聲子曰  
今楚多罪，將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  
楚國。不可救藥，所諭不能也。」子儀之亂荆公奔晉。晉  
人真諸我革之服以爲謀主，挑足以咎晉將，將矣。析  
公曰：「楚師輕易棄壤也。若多設釣聲以夜軍之，廷  
師必遁。人從之，是楚歸貴。晉遣聲子往，恭聲沈憂，其君  
申恩之歸於秦。陰隱也。且南面而稱臣於秦，非與也。  
楚失莘夏則折公之陰也。葬子之父兄，葬子君與  
大夫不善是也。葬子奔晉者，人與之都以爲謀主，形  
城之役督楚於麻角之谷。晉將送夫，聲子發命於  
軍曰：「勝者効，反敗者二人投歸。」人憚兵氣，驚扶馬  
隊，食所憚。及大明日，將戰行，行者而逃，是因亡歸也。  
晉曾陵彭蠡而歸諸宋。以禽石歸楚失，東夷子辛先  
夫，固伍舉更之曰：「公之子固為長。」四年春王正  
月，晉人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獲田江南，許男與  
焉，使叔孫晉如晋，請俟之。君待之，叔孫致命曰：「寡君  
使臣如君有惠，賜聞而歸。」叔孫晉如晉，從君見也。  
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於宋。」二君使舉請問君者，  
苟無四方之虞，願猶假辭以誼於衛侯。侯使叔何  
對曰：「寡君有如是，是以不復春秋。時見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焉。叔孫晉如晉，請俟君許之。」六月丙  
午，楚子合諸侯於申，叔孫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  
之則，猶子之也。子與之，則以爲無。今君始得諸侯，其他禮矣。寡君之清否，在  
此。」會也，將有鉤鑿之享。商周之命，則有執毛之命。武有  
孟嘗之善，成之枝陽之鬼。康有鄭宮之廟，有泰山  
之廟。桓有召陵之廟，有舞土之廟。君若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侯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

而陳晉將遁矣。苗穀皇曰：「是師之良在其臣也。王族  
而已。若審井，衷審成服，以當之樂，沿易以誘之中。  
而部必克。」穆子曰：「四尊於其王族公，大敗之晉。  
人從之，是節大敗王夷而廢子反死之鄭叛矣。與楚  
失諸侯，則實皇之爲也。子木曰：「告然後聲子曰：  
今又有甚於此。叔舉發於申公子卒子卒得屍而亡。  
君大夫謂叔舉女實送之禮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  
幾矣。」弗圖也。今在者矣，昏人將與之，無以比叔。  
向若謀害楚國，豈不爲子木懼言諸王益其奸。  
己酉，楚公子圍至入閔王疾，而弑之。葬子於郕。謂  
之鄭叛，使赴於鄭。叔舉問焉，爲之後辭焉。對曰：「寡大  
夫固伍舉更之曰：『公之子固爲長。』」四年春王正  
月，晉人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獲田江南，許男與  
焉，使叔孫晉如晉，請俟之。君待之，叔孫致命曰：「寡君  
使臣如君有惠，賜聞而歸。」叔孫晉如晉，從君見也。  
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於宋。」二君使舉請問君者，  
苟無四方之虞，願猶假辭以誼於衛侯。侯使叔何  
對曰：「寡君有如是，是以不復春秋。時見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焉。叔孫晉如晉，請俟君許之。」六月丙  
午，楚子合諸侯於申，叔孫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  
之則，猶子之也。子與之，則以爲無。今君始得諸侯，其他禮矣。寡君之清否，在  
此。」會也，將有鉤鑿之享。商周之命，則有執毛之命。武有  
孟嘗之善，成之枝陽之鬼。康有鄭宮之廟，有泰山  
之廟。桓有召陵之廟，有舞土之廟。君若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侯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

大國用之敢不盡關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君子進曰小國共戴敬不專守獻伯于男食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叔孫得待於後以規過卒事不媿王問其故對曰猶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宋大子佐役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叔孫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廟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壘幣辭敢謝後見君子出也以爲惑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名叔孫曰夫大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雖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棄仍之會有扈叛之新封爲黎之夏東夷叛之周幽爲大至之盟我秋策之者所以示諸侯汝也諸侯所由命矣今以汝無乃不善乎王弗聽子產曰吾不患楚矣汝復謀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各忘其惡不遠遺忘而後善亦如之微遠而復與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丁鄭伯先楚宋華費鄒鄭大夫從使居申閩朱方八月申克之弟華廢封而盡書於族將盡廢封報甚臣聞無取者可以覆人農耕唯是臣以其肖從於諸侯於諸侯惟王師惡貧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敢如舊也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翼其大夫處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聞弑其君兄之子廢而代之以謚請侯王便逃殺之遂以諸侯滅櫟子而擣衝壁子袒與櫟從王謂櫟子曰成王克許僕公如是王親授其難受其聲發於眾王從之還奉於廟按此證承與妻於申公子平子年有異而申王以次舉為道之承舉奔鄭善送焉蔡子善如晉王之於鄭郊舉之以豎倒曰子尚食食之先子其首相

子尚能事善若以爲諸侯士辭曰非所願也苦得勝國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承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子曰善兄弟與晉然恭吾易也一國執賢對曰吾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鄉才也若杞桮皮革苟楚實遺之難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微有公族彌舅若之何其遠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廢王孫廢於成王弗弔是王孫啓奔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勝矣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慄曰是使也唯子玉教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廟實策之者所以示諸侯汝也諸侯所由命矣今以汝無乃不善乎王弗聽子產曰吾不患楚矣汝復謀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各忘其惡不遠遺忘而後善亦如之微遠而復與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丁鄭伯先楚宋華費鄒鄭大夫從使居申閩朱方八月申克之弟華廢封而盡書於族將盡廢封報甚臣聞無取者可以覆人農耕唯是臣以其肖從於諸侯於諸侯惟王師惡貧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及僕父萬一師而分其室歸還王則王如驕寵我殺二子而復王或譖公臣於王而王是折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謚敢殺使不規東夏則公之爲也昔隱子之父兄肅葬於恭王王弗

師以伏射及僕父萬一師而分其室歸還王則王如驕寵我殺二子而復王或譖公臣於王而王是折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謚敢殺使不規東夏則公之爲也昔隱子之父兄肅葬於恭王王弗是隱子奔晉音人之及鄭將將焉歸子與於軍事謂晉書曰老師可耕也在申軍王族而已若易下是必欲之合而歸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革以攻其庶必大敗之樂聲殺之大敗楚師王視而傷則難子之名也甘陳公子更爲魯叔收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懷而亡之使子南戴於鄭侯莊王既以夏氏之至屬申公巫臣制而若子反于鄭襄公老號於鄭子華之子爭之又在申使巫臣易於齊以夏侯行逐晉晉人用之黃道吳晉使子孔嘉爲行人於吳而致之射闕衛之伐楚之造於申軍王諸叔叔對曰成王克許僕公如是王親授其難受其聲發於眾王從之還奉於廟按此證承與妻於申公子平子年有異而申王以次舉為道之承舉奔鄭善送焉蔡子善如晉王之於鄭郊舉之以豎倒曰子尚食食之先子其首相

者驕難而遠者距遠天子之責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其名也唯其私欲令急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徵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萬焉忘其安樂而有遺心其爲私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裏廟也猶不遺視更臺不過望氣群故樹度於大卒之居蓋度於隣觀之苟其所不審者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憲官義其日不祭時善序疏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室之物於是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既始於是乎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廟豈惟伏夫爲廟廟將以敬民利也不知其以廟之若君廟此廟美而爲之正楚其始矣

光諸侯

左傳公五年葬公諸侯之弟后葬從其母吳不待而葬葬公終不正視。哀公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過也自敬父奔宋又辭葬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齊與晉人謀楚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賈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舉席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賈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晏公曰吾聞焉也許而無往乃君子必情之弟從名之使處莫實爲白公説伐鄭子西曰楚朱鈞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許之未起而歸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屬惡也如是而亡公在此歸

不遠矣春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臣聞不告女庸爲道乎將以我舊父不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卿余異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無而誰聽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懷勝謂石乞曰王與一卿士皆五百人當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督者若得之可以畜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説不爲威傷不使人言以求捕者去之吳人伐愬白公敗之謂以戰備戴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却惠王子西以扶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矜扶豫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楚莊王取蔡楚子弱歸於子木穀與晏公諸侯子我曰右領楚子弱歸於子木穀與晏公諸侯子我曰子我曰寧戚民慢之慢不用命焉子穀曰娶丁父都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蒙履臨唐大啟羣魯仲良申伴也文王以爲令尹黃叔申息朝陳蔡封歎美矣汝唯其任也何勝曰子高天命不韙令守矣乞曰吾楚而治其民以無事其政可得而棄且有梁何忠弗從某公葬方事之外皆可以人也子高天命不正視吾聞之以微微者其求無鑿鑿必難聞其聲聲皆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聞爲子子聞不可遂幼以兵子問曰王孫若安撫楚匡正王室而後庶焉君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還沒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固遇穴官負土以如裕人之宮葬公亦至及

按史記本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號之號臣術以使衛晉葉公曰周仁之謂宰奉義之謂陽吾聞唐也好復言而求死士君有私乎復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情之弟從名之使處莫實爲白公説伐鄭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晏公曰吾聞焉也許而無往乃君子必情之弟從名之使處莫實爲白公説伐鄭子西曰楚朱鈞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許之未起而歸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屬惡也如是而亡公在此歸

子者楚不固矣參魯魯之可保乎乃從葉公申不害也曰勝以臣聞不告女庸爲道乎將以我舊父不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卿余異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無而誰聽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懷勝謂石乞曰王與一卿士皆五百人當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督者若得之可以畜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説不爲威傷不使人言以求捕者去之吳人伐愬白公敗之謂以戰備戴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却惠王子西以扶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矜扶豫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楚莊王取蔡楚子弱歸於子木穀與晏公諸侯子我曰右領楚子弱歸於子木穀與晏公諸侯子我曰子我曰寧戚民慢之慢不用命焉子穀曰娶丁父都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蒙履臨唐大啟羣魯仲良申伴也文王以爲令尹黃叔申息朝陳蔡封歎美矣汝唯其任也何勝曰子高天命不韙令守矣乞曰吾楚而治其民以無事其政可得而棄且有梁何忠弗從某公葬方事之外皆可以人也子高天命不正視吾聞之以微微者其求無鑿鑿必難聞其聲聲皆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聞爲子子聞不可遂幼以兵子問曰王孫若安撫楚匡正王室而後庶焉君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還沒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固遇穴官負土以如裕人之宮葬公亦至及

按史記本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號之號臣術以使衛晉葉公曰周仁之謂宰奉義之謂陽吾聞唐也好復言而求死士君有私乎復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情之弟從名之使處莫實爲白公説伐鄭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晏公曰吾聞焉也許而無往乃君子必情之弟從名之使處莫實爲白公説伐鄭子西曰楚朱鈞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許之未起而歸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屬惡也如是而亡公在此歸

子者楚不固矣參魯魯之可保乎乃從葉公申不害也曰勝以臣聞不告女庸爲道乎將以我舊父不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卿余異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無而誰聽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懷勝謂石乞曰王與一卿士皆五百人當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督者若得之可以畜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説不爲威傷不使人言以求捕者去之吳人伐愬白公敗之謂以戰備戴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却惠王子西以扶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矜扶豫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楚莊王取蔡楚子弱歸於子木穀與晏公諸侯子我曰右領楚子弱歸於子木穀與晏公諸侯子我曰子我曰寧戚民慢之慢不用命焉子穀曰娶丁父都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蒙履臨唐大啟羣魯仲良申伴也文王以爲令尹黃叔申息朝陳蔡封歎美矣汝唯其任也何勝曰子高天命不韙令守矣乞曰吾楚而治其民以無事其政可得而棄且有梁何忠弗從某公葬方事之外皆可以人也子高天命不正視吾聞之以微微者其求無鑿鑿必難聞其聲聲皆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聞爲子子聞不可遂幼以兵子問曰王孫若安撫楚匡正王室而後庶焉君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還沒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固遇穴官負土以如裕人之宮葬公亦至及

按史記本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號之號臣術以使衛晉葉公曰周仁之謂宰奉義之謂陽吾聞唐也好復言而求死士君有私乎復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情之弟從名之使處莫實爲白公説伐鄭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晏公曰吾聞焉也許而無往乃君子必情之弟從名之使處莫實爲白公説伐鄭子西曰楚朱鈞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許之未起而歸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屬惡也如是而亡公在此歸

子者楚不固矣參魯魯之可保乎乃從葉公申不害也曰勝以臣聞不告女庸爲道乎將以我舊父不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卿余異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無而誰聽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懷勝謂石乞曰王與一卿士皆五百人當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督者若得之可以畜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説不爲威傷不使人言以求捕者去之吳人伐愬白公敗之謂以戰備戴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却惠王子西以扶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矜扶豫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楚莊王取蔡楚子弱歸於子木穀與晏公諸侯子我曰右領楚子弱歸於子木穀與晏公諸侯子我曰子我曰寧戚民慢之慢不用命焉子穀曰娶丁父都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蒙履臨唐大啟羣魯仲良申伴也文王以爲令尹黃叔申息朝陳蔡封歎美矣汝唯其任也何勝曰子高天命不韙令守矣乞曰吾楚而治其民以無事其政可得而棄且有梁何忠弗從某公葬方事之外皆可以人也子高天命不正視吾聞之以微微者其求無鑿鑿必難聞其聲聲皆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聞爲子子聞不可遂幼以兵子問曰王孫若安撫楚匡正王室而後庶焉君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還沒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固遇穴官負土以如裕人之宮葬公亦至及

孫氏之祖本姬姓也數少奸犯名之平事魏相公叔處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選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謂將赴社稷何公叔薨之王嘿然王且去席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名鞅諱曰今者王固可以相者我言若王者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曰後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平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鞅既不忤齒公既死公私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終幕公之東復優地適逐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卒公既見衛鞅請事久孝公時膳夫過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妄用耶景監以誰畜鞅衛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失後五年後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得待而未中自服而孝公復讓景監亦讓鞅曰吾所居公之道也君入也請復見鞅後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孝公問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微用之矣鞅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寵也鞅曰吾若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得且賢君者以其身顯名天下安民也臣得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張國之衡術說君大老說之耳然亦難比於廢朋友孝公用既用衛鞅欲變法惡天下

議已衛鞅曰養行無名聲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處者必見於於民愚者聞於威智者知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應始而與樂成至德者不和於俗大成功者不謀於業是以聖人苟可以彌留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傷其禮孝公曰善甘能日不惑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更胥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臣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衛智者作事者制爲賢者更胥不肖者拘焉杜弊曰利不百不豐功不十不易舉皆古無循循猶邢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舉法之令民足而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履繫告姦者與斬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一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單力者半受上爵無事者各半其賦而被刑的小傳力者本業耕戰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忘而貧者舉以爲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領耕草山薪穀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願參功者雖富无所奉華令河山之固東都以制諸侯此帝王之基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將秦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秦兵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既而衛鞅伏甲士而襲奪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敗於秦秦圍國內空日削月割恐乃使便制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義遂去安邑徙都梁邑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之不使者以子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其傳公子虔擊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就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法於私闕鄉邑大治秦民初嘗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使者衛鞅曰此皆蠻化之民也蠻覆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因鞅爲大良建將兵南歸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榮裏關宮庭於成陽秦自雍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焉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閭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土播墾衡丈尺寸之四年公子度復犯約制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大士效於孝公諸侯畢質其明年秦敗魏於馬陵虜其太子申夷將軍麻煥之明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義并秦秦即井鹽何者魏居陝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隔據山之利利則否侵秦弱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固猶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侯畔之可因此時收魏魏之子卒必東從東從秦據

多忘其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丘今執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食位非其名而有之曰食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食位名也改不敢廟商君曰子不就吾治秦與趙良曰反懲之謂懲內視之謂明自居之謂強處舜有吾口自全也商君不若趙宣子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我翟之教父子無別祠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索黃圖晉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鄭越良曰子羊之皮不如一彘之披于人之諾諾不如士之謗謗武王薄葬以昌陵封畢豈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流終日正言而無歸可乎商君曰諦有之矣君實也至告言也亦忠厚也甘言疾也夫果肯終日正言之舉也孰將事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顧望免行而無自第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燭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而待君弗從後五月而東復縣三置晉國之君一數荆國之禍發封內而巴人共貴魯衛猶侯而出而求之見五羖大夫之善與秦也勞而不坐乘者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接于男女流涕子不歡送春者不相送此五羖大夫之所以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舉鑿國非所以爲功也刑獄太子之師傳拜魯侯以駁刑是怨怨若病癆

邵荀

按史記列傳鄧都者揚人也以郎事孝文帝景時都爲中郎將致直沐浴折大臣於朝常從入上林賈漢野鹿卒入罿上自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數商君曰苟知莫如商鞅反者必滅商君之衆

田仁 任安

按史記褚先生曰仁爲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譽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嘗求事爲小吏未有緣故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曰劉道近山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傑高也安富代人爲求盜亭都得爲奉長邑中人民俱出羅在安常爲人分廢能

按史記列傳鄧都者揚人也以郎事孝文帝景時

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若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絕秦之賈公子詩曰相鼠有性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遷居以許卿之非所以爲善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龜而擊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乘從車戴甲多力而新舊者爲驛乘持矛而撫闥執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特飾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暮尚寡絶延安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還國於鄧都秦王顯嘉大父之養老有私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猶將食萬於之富龍溪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立鄧君所收君者豈其微哉仁曰可憐也而鄧都憑焉中尉丞相僚侯至賓傳也而鄧都丞相是時民朴厚罪自重而鄧都先嚴篤政行法不惡黃風列侯宗聖見都督目而視號曰蒼蒼漢江王徵詔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上而鄧都禁不許魏其候使入以簡而臨江王臨江王既爲辭書上因自賣實后聞之悲以危法中都督後歸家室皇帝乃使使持符都督爲馬門太守而便道以便宜從使而還奴婢開鄧都前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近鄧門何奴至爲僕人衆郢都令等數射箕能中見掉如此伺知恩之實太后竟中都以漢景帝曰都忠臣欲擇之實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鄧都

難免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苦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食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烏三老卒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

出游兵帳不撫斥乃爲舊將軍食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齧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軍從此兩人進奉膳王主食令兩人與齧奴同席而食此二人拔刀剝斷席別坐王家皆怪而怒之莫敢呵其後有齧軍持衛將軍人以爲斯濟問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數斛米自目欲飲人之貴賤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嘆所舉舍人以不韙齒遺禹以大問之十餘人無一人賢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窮門之下必有斂篋傳曰不知其君貌其使不知其子祀其友今有詔幕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

取富人子上之又無督略如木偶人衣之新綻耳將奈何於是趙禹召衛將軍耳舍人以次問之得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急不避禹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綢衣兩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我知汝如有移於我者何若將軍不得已上稱以聞有詔召衛將軍合人此二人詔問諭明略相推第也任仁對曰捉得立決還定是非禁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

軍內使士夫樂死戰鬪仁不任安任對曰夫決還定是非禁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

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遷北軍食田仁護遷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直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嘗嘗天下郡太守多勸徵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利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尤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子蓋史是時河南河內太守者御史大夫杜子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子孫也是縣石氏九人爲一千石方鹽貢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子夫及石氏使人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譖言也顧少卿無相迷汗也仁已病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聲擊任仁爲丞相司直威震天下其後太子有兵事丞相自無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因太子骨肉之親與子間不甚欲往之諸陵追是時武帝在甘泉便御史大夫暴下責丞相何爲殺太子丞相對言便御史直指守城門而謂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獄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名任安與節令兵安拜受節入閭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任亦無事何也任安答曰吾嘗言其好無小人也三王或嘗於軍中欲民先成其軍也或嘗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嘗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後爲渭濱令治甚有聲值

裕帝幼皇后父上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驗悉恐故京兆尹樊噲使客射殺之客藏於便室不敢捕渭濱令建將軍率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將軍率多從奴客射追吏退散走主使樊噲射殺建令渭濱傷主家射建報無他坐蓋主怒使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敗傷奴婢報故不窮著大將軍光祿奏其奏後光祿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竟冤至今渭城宜其祠

杜延年

按漢書本傳建字孟珂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無再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尉萬走平侯

得其心帶藍軍御史爲嘉章北軍軍屯以委賈世建

單荀光東坡以延年二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

元四年益州蠻夷反逃年以校尉治南陽士擊益州還為涼大夫左將軍上柱策父子與董生歸王議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名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捕斂數惶惟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策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督光史發大義有忠勳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正刑罰延年輔之以寬治延玉錢特御史大夫梁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

侯史與後還捕得伏法會赦後史與自出繫獄延尉王平與少府祿仁罪治反事皆以爲榮遷史父反而伏史與之非匿反者迺還勅聽者即以放令除吳罪後待御史治實以奏遷通經術御史課反而不讓爭與反者身無異候史更歲成三百石皆匿遷不與庶人匿從者名等不得赦就請治免廷尉王平少府竝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妄言恐光不聽子秋節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謹問吳法漢者知大將軍指官執矣爲不道明日子秋封上衆議於是以子秋節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少府仁獄朝廷皆恐承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朱震侯反詳錄以定吳爲不追恐子秋深又承相無所守持而好爲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廉省中二千石其無狀延年惡以寔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謠言獄深更爲峻急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丞相恐不合衆心累下謹諭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惡奏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

以延尉少府等法輕重皆論深有所不以及丞相終其有名五風中徵人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

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

承武帝嘗後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五年歲比不登民食木蕪還宜勞苦文將政示以偷約寬和順天心說凡延年處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茂歲酒惟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後奏言可官試者至爲懸念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報聞或抵其非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掌郎吏未幾疾發天下名醫集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官帝怒於檢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作相愛善而伏史與之非匿反者迺還勅聽者即以放令除吳罪後待御史治實以奏遷通經術御史課反而不讓爭與反者身無異候史更歲成三百石皆匿遷不與庶人匿從者名等不得赦就請治免廷尉王平少府竝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妄言恐光不聽子秋節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謹問吳法漢者知大將軍指官執矣爲不道明日子秋封上衆議於是以子秋節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少府仁獄朝廷皆恐承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朱震侯反詳錄以定吳爲不追恐子秋深又承相無所守持而好爲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廉省中二千石其無

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西夷和海內平延年封侯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故醫藥延年送御病爲賜安車駕馬寵第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義嗣

杜鍇

按漢書杜周傳延年子幾少爲郎始中以校尉從蕭何兼軍醫御史奏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屬門木守侯是年薨徵茂陵太常治諸侯縣每冬月封具錄日常去酒省食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

數賢民沐冰光中西秀反發輒上書入錢數以助用前後數百萬錢第六第五人至大官少弟能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名者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尹寶子立

按漢書李本傳實子心矩鹿邑人也以都吏察廉篤厚節直率誠厚前將軍鑑督御史大夫鑑績功比煩齡侯灌崇太僕也延年功比朱震侯劉章後補軍越充國大司農延年小府安樂成功比典客禦賀皆封侯。延年爲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貢賂略不取。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朱震侯反詳錄以定吳爲不追恐子秋深又承相無所守持而好爲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廉省中二千石其無狀延年惡以寔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謠言獄深更爲峻急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丞相恐不合衆心累下謹諭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惡奏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延尉少府等法輕重皆論深有所不以及丞相終其有名五風中徵人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

子無市肆商販作幕而鮮衣冠服被節持特力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賈一朝會長安吏卒數百兩分行收捕發以爲通行飲食竟恣賓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大床久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查發視官相殺死便與出塞門恒東轄著其姓名百日後遇令死者宋各自發取其尸親屬哭天道路皆獻欵長安中歌之曰安所生子死桓東少年楊生時諒不鬻枯骨後何難賣所量苦其船破故吏者家子失計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與其罪讒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殺戮甚於凡吏履歷數月監獄止郡閭下令數走各歸其處不冤殺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黃爲江夏太守捕格江城及所誅吏甚多坐殘賦免南山羣盜起以黃爲右都尉遷陝金吾督大盜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而死戒其諸子弟曰丈夫爲吏正坐殘殺急逼其功效則復進用夫一坐耿弱不勝任久辭身願棄家有教者其羞於食手坐乘輿母然實四子皆至郡子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儀有治聲名

蕭育

曹也逐趣出徵去官明日詔召人拜爲司隸校尉有愧扶風府門官屬採史數百人拜駕車下後坐朱大將軍指麾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震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鄧名威榮于政祖山爲告不久不伏毒有號右扶風數月盡殊子政坐與侯洋于長耳善兒官夏侯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東數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盜爲害甚甚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民除害安元元而已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有至南郡盜賊解符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載金吾以壽終於官寓爲黃門郎累後官數員補還少與陳永博爲友聞當帝往者有王郎張良故長安語曰蕭朱結賓王貴譯冠言其相慕遠也始育與陳陳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成育所參拔入王氏後遂並歷任吏郡守相及爲九卿武兄第五人皆爲郡吏郡守敬讓之武弟顥家有市羅常不入縣數負其謀市商夫求商辟縣家顧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祖發役役不爲家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曰太守名號爲卑更州里間之皆服嘗久之太後王音奏武賢良方正徵拜策拜爲護大夫遷揚州刺史所奏奏一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之而已不服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歷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史以之大憲嚴容以之武爲制行部錄囚徒所有舉以屬郡署曰後進生何知猶欲行人治皆撫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罷歸自免後爲博士授武出書佐箇督育督秦佩刀曰第有石虎男子有詔

蕭育

曹也逐趣出徵去官明日詔召人拜爲司隸校尉有愧扶風府門官屬採史數百人拜駕車下後坐朱大將軍指麾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震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鄧名威榮于政祖山爲告不久不伏毒有號右扶風數月盡殊子政坐與侯洋于長耳善兒官夏侯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東數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盜爲害甚甚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民除害安元元而已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有至南郡盜賊解符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載金吾以壽終於官寓爲黃門郎累後官數員補還少與陳陳永博爲友聞當帝往者有王郎張良故長安語曰蕭朱結賓王貴譯冠言其相慕遠也始育與陳陳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成育所參拔入王氏後遂並歷任吏郡守相及爲九卿武兄第五人皆爲郡吏郡守敬讓之武弟顥家有市羅常不入縣數負其謀市商夫求商辟縣家顧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祖發役役不爲家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曰太守名號爲卑更州里間之皆服嘗久之太後王音奏武賢良方正徵拜策拜爲護大夫遷揚州刺史所奏奏一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之而已不服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歷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史以之大憲嚴容以之武爲制行部錄囚徒所有舉以屬郡署曰後進生何知猶欲行人治皆撫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罷歸自免後爲博士授武出書佐箇督育督秦佩刀曰第有石虎男子有詔

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善者初袁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頭之制責免由爲庶人袁帝崩爲復士校尉京輔左輔都尉歷江夏太守平江城威重等有功希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賞賚遷屬故官免復爲中郎大夫終官冢至吏二千石者六十七人

何武

接愛寶本傳武字君公蜀郡人也可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肅服神爵五年之間裏粟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蒙使博士王良漢義儒作中和樂歌宣布詩三篇武十四與京都督楊參等共唱歌之是時宣帝猶武事故事求趙良及樊噲召見武等食十室上嘆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爲待郎武等賜帛龍虎謂博士受策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畢四行遷爲鄧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守敬讓之武弟顥家有市羅常不入縣數負其謀市商夫求商辟縣家顧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祖發役役不爲家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曰太守名號爲卑更州里間之皆服嘗久之太後王音奏武賢良方正徵拜策拜爲護大夫遷揚州刺史所奏奏一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之而已不服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歷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史以之大憲嚴容以之武爲制行部錄囚徒所有舉以屬郡署曰後進生何知猶欲行人治皆撫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罷歸自免後爲博士授武出書佐箇督育督秦佩刀曰第有石虎男子有詔

蕭育

接愛寶本傳武字君公蜀郡人也可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肅服神爵五年之間裏粟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蒙使博士受策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畢四行遷爲鄧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守敬讓之武弟顥家有市羅常不入縣數負其謀市商夫求商辟縣家顧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祖發役役不爲家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曰太守名號爲卑更州里間之皆服嘗久之太後王音奏武賢良方正徵拜策拜爲護大夫遷揚州刺史所奏奏一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之而已不服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歷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史以之大憲嚴容以之武爲制行部錄囚徒所有舉以屬郡署曰後進生何知猶欲行人治皆撫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罷歸自免後爲博士授武出書佐箇督育督秦佩刀曰第有石虎男子有詔

於朝廷武周之終不獲其恩而望子盡客爲幕益得

累盧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快之卒得不死自是後畢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

爲刺史。于石有非應時舉奏其輕實與不肖被之

如一是以都司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部必先即

學宮見諸生試其論論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

問墾田頃畝五數美惡已遇見于石以爲常和武

爲都史時事大守何善知其有宰相器以其同姓

故厚之後善爲大司農其兒子爲盧江長史時武奏

事在邸善兄子遷任長安善爲具召武第願及故人

楊覆衆等消閑見其兄子曰此子狀似長史村姑號

下未嘗見其貌等嘗歎以謂武曰刺史古之方

伯上所委在一州表率也聽在道退惡吏治行有

異異民有恩惠過當石卒不見其子也

之不得已召見題邑落江太守舉之其守法

見憚如此爲刺史五年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萬宜敬

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都中被免害付竹以上

冤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爲武徵爲漢大夫選充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名見辟辭難有司以爲議奏參乘虛僞坐左車坐法內史襄浦都太守復入爲廷尉殺和元年都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坐通奸爲弟都侯王邑爲侍郎都侯王邑爲侍郎太后爲三公官節改都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況鄉侯食邑千戶況在鄴郡不其夏帝崩節即位襄浦大匡更以南陽寧之博遷都侯爲況侯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辟人之善爲楚內史房兩翼在沛浦月兩君及爲公卿之朝廷此人顯於世

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蔡琰病墓問文吏必於備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附而註其所居亦無稱孫名去後常見恩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與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遠競今王不斬獄與政中尉官屬職并內吏都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嚴相脅不爲都史時事大守何善知其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善爲大司農其兒子爲盧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善兄子遷任長安善爲具召武第願及故人楊覆衆等消閑見其兄子曰此子狀似長史村姑號下未嘗見其貌等嘗歎以謂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在一州表率也聽在道退惡吏治行有異異民有恩惠過當石卒不見其子也之不得已召見題邑落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年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萬宜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都中被免害付竹以上冤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爲武徵爲漢大夫選充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名見辟辭難有司以爲議奏參乘虛僞坐左車坐法內史襄浦都太守復入爲廷尉殺和元年都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坐通奸爲弟都侯王邑爲侍郎都侯王邑爲侍郎太后爲三公官節改都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況鄉侯食邑千戶況在鄴郡不其夏帝崩節即位襄浦大匡更以南陽寧之博遷都侯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辟人之善爲楚內史房兩翼在沛浦月兩君及爲公卿之朝廷此人顯於世

皆舉葬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稚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辛恩孝昭少主之世外戚臣嘗上官特機養危殆限今孝成孝哀北世無嗣方當選立親王不宣令與廷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固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稚可大司馬而陳武舉武太后竟自用葬爲大司馬葬風有司勸葬武公孫稚互相稱譽皆死武就闕後葬安葬爲孝衡陰諭不附己者凡三年呂覽等事起時大司空號豐葬武指使使者乘傳乘治墓與述引諸所欲誣上黨熱官南陽彭偉杜公子邵國素便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司空印綬懷帝欲後五年讓大夫絕官數稱不及而追術正直猶之武後母在薨還更歸迎會視帝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子君卑錯橫不肯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奉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懷帝欲後五年讓大夫絕官數稱合武子允嗣爲侯謚武曰刺侯葬莫位免爲庶人

者乘傳乘治墓與述引諸所欲誣上黨熱官南陽彭偉杜公子邵國素便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司空印綬懷帝欲後五年讓大夫絕官數稱合武子允嗣爲侯謚武曰刺侯葬莫位免爲庶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百七十五卷目錄

政事部名臣列傳五

後漢	孔晳	李恂
羣劫	鄧彪	周榮
周虧	周榮	宋登
樊準	宋登	馬良
董和	馬良	張裔
董陵	張裔	王離
何祗	王離	翟幹
呂乂	翟幹	向寵
王達	向寵	楊洪
衛繼	楊洪	任峻
魏	任峻	張範
臧旻	張範	國淵
袁渙	國淵	楊沛
水	楊沛	司馬期
張淮	司馬期	司馬芝
鄧渙	司馬芝	徐宣
張暉	徐宣	和洽
衛臻	和洽	劉靖
張揚	劉靖	王觀

官常典第七百七十五卷  
政事部名臣列傳五

孔晳

按後漢書本傳晳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會祖書元帝時爲侍中書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舊說揚之謂門人曰吾昔從君魚受遺道王莽亂晳嘗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延武五年河西大將軍黃融請晳署議曹掾守城長八年賜爵關內侯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光明市日四合每居縣不盈數月輒至豐都斬春在縣四年財產無所增益母孝著縣爲儻約奉養尋珍躬耕孝妻子同甘菜茹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窮薄不能以自潤徒爲苦辛耳蓋既立節治貞仁平太守梁統深相知待不以官居遷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寵遇既平河西守令咸嘉其財貨送載冀州刺史督修省無資車馬就路姑氏民及羌胡更相贈曰孔君真仁人賢矣

思如今去不反報德遂相勸飲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猶識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

武都郡丞時陇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殺郡守

賊畏其威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晳年已五十唯一子終不願望遂奮力討之兇民感慕莫不倍用

命焉郡吏兵人便習山谷其大業齊楚蕭何者爲墨氏

所信者乃率舉臂共爲投鈔者共爲表誠之書別食羹毒城因以兵為義滅穀子潤陽爲郡族王莽末四方烽畔斬乃最賣各招復作督郵以

得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董都尉反城禍兵先與同縣

拜爲武都太守晳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弃太守集郡莫不改操爲改明斷氣善矣非見有美譽之如親其往行者愈約若無病中發爲清平

李恂

接後漢書本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渾人也少有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羅川李鴻善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浦卒徇不應州令而送浦其還鄉里空弊閣起塚墳特甚三年辟司徒桓風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宜布恩澤惠撫北秋所急苦圖寫山川屯田聚落召餘卒奉奏上嘉示嘉之拜兪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膳羊皮服被盡被服太守有威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子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選尚奉公不阿爲憲所委卒後復征拜諸使者特詔使西城副校尉西城殷富多珍寶諸國皆子及公皆買胡數頭匈奴燒宛馬金銀香羃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教新西域卑領伊吾蘭沙以西使命不得還恂發置賈貢使新南鮮諸酋單門自是道塞夷王遣使行禮武威太守後坐多取吏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室徙光陰固其名故遷之恰因苗各拘到田今爲所流獲光景同其名故遷之恰因苗各屬郡縣荒蕪空乏空張牧司徒每恭奉各妻子饑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櫟實以自養年九十六卒

按後漢書本傳恂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羹毒城因以兵為義滅穀子潤陽爲郡族王莽末四方烽畔斬乃最賣各招復作督郵以

得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董都尉反城禍兵先與同縣

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殺季族季子上難點將季欲還其營道達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勤化長卿曰我與季避無奈故士窮相謀要當以憂任之聊為

何言遂與俱歸季諭曰家恩得全死無以爲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勤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既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勤自是爲縣邑所賴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皆兵革稱兵者甚衆唯勤自守兼有方略

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詔行在所見於空桑拜農令爲政敢敬慎以成信譽累知後車駕西征隗

篤漢川盜賊舉起鄉賊延渠等衆三千餘人攻閼縣令合勸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晝不獲寐暗陷乃

遁去帝聞固反即髡廷渠頭並斬行在所帝集行圍數十人皆拔刃奮擊之曰敢令也必當討勿拘

國庫力數力嘉之曰勤令也必當討勿拘

州郡豪等聞帝至皆自驚懼願將其衆請界帝且敕之使勤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恩等

遷勤誅之勤竟讓以行軍法告叩頭曰今日受誅死

無所恨勤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教諭各反農

參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皆每有警狀並爲優等

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豫州太守二千

宗以勤入代趙良爲太守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奉事代替張良爲司空空賈內侯二年帝崩使勤持節赴原陵更封楊邑始食三百五十戶

末平四年坐考陝西太守郡聽職任長吏免削前爵六年願宗等曾復行衛尉七年除黃爲執金吾勤性矜嚴公正位數遷忠吉多見病用十四年

詔復爵士明年東巡荆國重聽勤衛南宮建初三年

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勤朝領就列  
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杜嗣

鄧毛

扶後漢書本傳彭字智伯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節中興初以功封鄉侯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屬

詔修孝行父讓讓於異母弟荆鳳顯高節下詔許焉後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卒年十七

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母辭疾乞身詔以光武十七

夫行服輒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衡豐爲

太尉飭在位清白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願氣薨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

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示廟之時同南尹追送存問常以八月旦率羊酒和帝卽位以彭爲太傅錄尚書事賜侯未元和實氏專賞節弘農追多有御史而彭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御史中丞周務前失賣比旨故頤以此致謫然當時

宗其禮讓及寶氏深以老病上遷樞機數說願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於位太子親祔弔臨

周勃

按後漢書本傳荀子文通下彭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思好輕非之術少爲冠履不肖欲取之爲友者數十人志除業競且勿相試遂殺殺中尤無厭者數十人更大憲遺博平令收考其妻無出獄者以威名遷宗行衛尉奉事代替張良爲司空空賈內侯二年帝崩使勤持節赴原陵更封楊邑始食三百五十戶

末平四年坐考陝西太守郡聽職任長吏免削前爵六年願宗等曾復行衛尉七年除黃爲執金吾勤性矜嚴公正位數遷忠吉多見病用十四年

詔復爵士明年東巡荆國重聽勤衛南宮建初三年

乃出詔書坐微諾廷尉執法廉潔無苟常桀擊以自矜常示聞而撫之復以爲鄭再遷召茂侯相廷掾撫新嚴明欲指其威乃嚴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猶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詠狀陰寒視口眼有稻芒乃毫間守門人曰悉誰敢奪人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矜下外所有疑令與死人競者不對曰廷掾髮若刀乃收廷掾者問具服不乘人取道遂死人後莫敢欺者俄拜洛陽令下車先問百姓姓名吏數問間柔強以對易屬聲慈日本問貴戚若烏賀等豈能知此實莫傳乎於是部吏望風忌事以微切爲事威震歸京師順皇后弟黃門郎書寫從宮中歸夜至立義亭長暮遲止驚驚若張良學延遲拔劍揮罵而肆聲志口專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東荀尚尚謂閭祖道劉良公執法廷尉詔書數日黃尚帝知勤奉法甚急然苛撫失中數日有司所奏八年後免官後爲御史中丞和帝卽位大傅鄧秉奏勤在任遷酷不妄取司空發免歸田後黃氏貪惡兄弟乘轎鹿宿怨無不懼朴勤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屬罵等以糾公正而魯縣有素遠不敢家永元五年後徵爲御史中丞諸賢雖有素遠不敢家者詰之如孝子之義父母仲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臣固愚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夏侯侯本山也萬志在羽林學無經術而善撫講舍外招徒從實貪名聲輕怠天威惶惶王室又造作選行封禪之書或乘不道伏誅戮而王者皆怒不

履霜有漸可不憇革直客呂達專稱之亂永惟王莽  
篡楚之禍上安辭援之計下解萬夫之氣會漢歸國  
新還司隸校尉六年夏旱取薦自幸洛陽獄囚徒二  
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鄧都尉七年遷勞作大匠九年  
卒於官

周榮

按後漢書本傳榮字平孫隱江舒人也嘗宗時舉明  
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贊之及安舉奏實  
貴與袁憲爭立北車于事皆榮所具袁嘗大尉  
接詔深惡之嘗白子爲食心腹之謀排參賓  
氏賈氏博士客滿城中子遠備之矣第曰象江淮振  
生榮先帝大恩以慰寧一歲今復得備學士榮爲  
所知誠所甘心故常教妻子曰汝勿爲吾無得所  
斂與以區區身覺辱朝廷及袁氏敗衆由此顧名  
自懶令擢爲尚書令出爲潁川太守坐法降居穀和  
帝恩榮忠節弟轉共令歲餘復爲山陽太守所歷  
郡縣悉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於家詔特賜錢二十  
萬除子男典爲郎中

樊準

按後漢書樊準字幼宏安之族曾孫也父瑞好  
黃老言清靜少欲舉少勵志行修篤術以光父產兼  
數百萬遺其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郎  
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  
鄒太后屢稱其孝順嘗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  
人君不可以不學故徵大舜聖德譽爲善成王賢  
主崇明傳及武皇帝之典與魏張良爲馬踏道  
亂野東西殊不遐俗然猶投父誰也足見馬踏道

至聖明皇帝愛天地之委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  
不簡心而垂情古典尊意經範每擊射禮畢正坐自  
講誥僅竝聽四方欣欣雖閣里之化更相之事誠不  
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顧官如沛公趙孝琅邪水宮  
等或安車名駕告歸里或豐衣袴帶從見廟前  
以經舊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昏時之良醫首  
之老每燕會則諭雜衍行其求政化詳覽筆言譬如  
振玉朝者進而思政要者退而備問小大靈化羅推  
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通草經博士議郎一人  
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承風及觀覽瓦甸如伊秋晉  
氏賈氏博士客滿城中子遠備之矣第曰象江淮振  
生榮先帝大恩以慰寧一歲今復得備學士榮爲  
所知誠所甘心故常教妻子曰汝勿爲吾無得所  
斂與以區區身覺辱朝廷及袁氏敗衆由此顧名  
自懶令擢爲尚書令出爲潁川太守坐法降居穀和  
帝恩榮忠節弟轉共令歲餘復爲山陽太守所歷  
郡縣悉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於家詔特賜錢二十  
萬除子男典爲郎中

劉平

按後漢書劉平傳字幼宏安之族曾孫也父瑞好  
黃老言清靜少欲舉少勵志行修篤術以光父產兼  
數百萬遺其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郎  
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  
鄒太后屢稱其孝順嘗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嘆  
人君不可以不學故徵大舜聖德譽爲善成王賢  
主崇明傳及武皇帝之典與魏張良爲馬踏道  
亂野東西殊不遐俗然猶投父誰也足見馬踏道

方是則今可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苑諸官實

誠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  
化及四方人勞省急伏見被災之鄉百姓殘殘非  
販給所能勝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  
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豫鄖既省  
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北之役宜  
先東州之急如選使者與一千石鹽事數急為蓄富  
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送父母之計也願  
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典貧人  
即獲準典讓鄭邑急在守仁祿大夫半使冀州令使  
兗州準到部屬倉廩食於生莫涼人咸得蘇息還  
拜重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落冢戶且盡準課  
督農戶口略增十倍而越魏  
之郊數為所乏飼暴卒外耗光內蠹百姓都境  
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襲入郡界漢威將兵討  
逐燒燒燒燒威名大行禦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爲尚  
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祿  
勳五年卒於官

朱登

按後漢書朱登字叔叔長安人也父由爲太  
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  
能雙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儀射顯帝以登明識  
體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  
抑退樞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布無一價道不拾遺  
病卒於家汝陰人配祀祠之

董有

按荀子傳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

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其牛辟江原長成都令蜀主富貴時俸多修飾以家侯服玉食僭過其送領家屬者解衣幕食防過論備爲之執制所在皆冒風聲畏而不敢犯縣界豪強博和嚴法就轉和爲巴東屬郡都尉吏民老弱相憐乞留者數千人境遷留二年遷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舊吏從事恭惟誠心南士愛而信之先主嘉之發教令爲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歟可否否其爲數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城內給糧衛二十餘年之日家無儲石之財充後爲丞相徵舉奉下曰夫參署者集衆忠益也若遠小事難堪相逼圖捐求

馬良

遷覆而得中猶乘郵騎而獲床席人志心不能盡惟發元直感不惑又董幼軍之子有不至十反來相告古苟有元直之十分孝子無不感有忠於國則免可少退矣又自昔初交州平慶聞得失後交充重勤見誨前參事於幼宰言則盡復從事於僚友數有諫止雖去勢猶不能悉然與此四子終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而如此

按吳本傳良字季常裏陽宜興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謹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舅中有一白毛故以稱之先生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生入蜀諸亮亮亦從後貢而荊州與亮亮曰聞雜記已拔此天祚也會兒應期賀世紀樂光國呢光見矣大費用雅感著實垂明於以簡才不妄過其勝若乃和光

伏應德天策使時閑於廳座於道齊高妙之音正節逸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職之調也豈非獨閒敢不擊節先生辟爲左將軍後授使更莫謂亮曰今衛國命協授二家軍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目爲文見臣爲革曰某當還操馬良過馬亮好以矜昆吾其輩之勤其人吉士刺若之令群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顧厚存納以慰將命敬待之尤至願無號以足爲侍中及東北魏吳進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乘輦皆受印號成如慈旨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督尉

霍峻

按蜀本傳峻字仲遠南郡枝江人也兄萬於鄉里合郡數百人卒葬荆州故劉表委疾讓其家表卒峻率弟先主主兵先主自立自葭萌南

遷荊刺草萬埃及燒城張遼將焉誘殺求其守峻慨曰小人頭可得拔不可得居乃退去後將扶助向有等帥萬餘人由闕水上攻圍壘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糧數百人同其危急還轉殺出奮死之節新存首先主定蜀嘉之功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將軍在官三年四十卒

張裔

按蜀志本傳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通史漢文漢南許文休入蜀讀荀幹理敏捷是中夏

魏元常之僕也劉豫時娶莘麻康爲魚復後遷州署位領襄軍下司馬懿飛至荊州由金江入攻授督軍拒張飛於赤陽陷下軍敗還成都爲督奉使先主光主許以繼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是爲司金中郎將真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羣闖信者於南土使命周旋遺孫孫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復往至郡闖遺趙超不賣假鬼教張府君如氣壹外離淨而還趙超不賣假鬼教張府君如氣壹外離淨而還趙超不賣假鬼教張府君如氣壹外離淨而還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可從權請尚裔自至吳數年流後伏匿權未之知故許之遣裔裔識督權乃引見問裔曰卿卓氏寡女亡母同馬相如貧士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賈氏之妻惟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湖終不作田於閩園也也將先主主兵自葭萌南將裔命有司若棄微侍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償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弱也猶言笑悅有器裔之名裔出閭深不能應節節食都督倍道兼行糧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充以爲參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資漢中帝以射騎尉領廄府長史常稱曰公實不遺遺罰不阿近賞不可無功取刑不可以食忘其身者也其明之所以食忘其身者也其明所以